

诗路放歌 □

迎七一 颂党恩

时代先锋颂
❁ 姚待献

尽瘁躬身负重行，
植兰蒔菊育贤英。
常怀使命仰元典，
总守初心惠众生。
夜寐尤思民俭苦，
夙兴务要世清明。
奋将旗上镰锤举，
圆梦中华铸大成。

七一有感
❁ 李刚太

创业艰难风雨稠，
锤镰高举铸金瓯。
载舟之水犹东向，
九曲黄河入海流。

南湖红船
❁ 姜道宏

南湖漠漠渡红船，
岸柳青青泛紫烟。
击棹劈波移旧径，
举灯破雾照新天。
扬帆百载迎明宇，
擂鼓七旬奏锦弦。
渔火枫林歌未竟，
大旗猎猎再挥鞭。

游南湖感怀
❁ 张金萍

风漾湖光碧水潺，
堤边游客笑声欢。
红船推浪景千色，
双桨飞波情万端。
指指向，挽狂澜，
红旗引领换新天。
时光静好思前辈，
不忘初心永向前。

七一随想
❁ 段安仁

南湖浪涌起风云，
奋举锤镰救庶民。
扳倒三山安社稷，
抗衡两霸定乾坤。
畅通丝路亲朋喜，
应对欺凌策略深。
筑梦百年圆夙梦，
丹心一片映初心。

清平乐·南湖故事
❁ 宋玉娟

烟波浩渺，风雨知多少。
浪里淘沙春满梓，信念初心不老。
锤锤辟地开天，红船见证硝烟。
热血铸成绮梦，征程万里扬帆。

过龙门·七一颂
❁ 周建勋

冲破旧樊囚，奋起吴钩。
红船一炬亮神州。
领袖指南渡九宇，功炳千秋。
今日又潮头，振桨飞舟。
雄姿十亿竞风流。
依仰锤镰同奋斗，再耀全球。

人与自然

云梦之鸟的方言

❁ 王太生

一直觉得，麦熟季节，在天地间日夜啼叫的布谷鸟，是有方言的。

“播谷、播谷”，布谷从这块麦田飞向另一块麦田，从这片林子飞向另一片林子，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形，从来不曾看见过它。

偶翻《夜航船》，张岱说，“此鸟飞鸣于桑间，若云谷可布种也。又其声曰：‘家家撒谷。’又云：‘脱却破裤。’因其声之相似也。”张岱听到的是‘家家撒谷’，还听到“脱却破裤”，这是布谷的方言。

从前觉得蝈蝈儿鸣叫会有方言，城南与城北的叫声不同。那么，鸟鸣呢？它饮这个地方的露水，啄这个地方的虫子，当然有方言。

布谷，我一直把它当作云梦之鸟，天幕上的啼鸣，声震四野，有风吹草动之势。北方的布谷是一只‘傍’布谷，南方的布谷是一只‘蛮’布谷。一只鸟啼鸣，一群人、一城人，听得见。不同地域的人，听出不同的口音。

古人解读布谷方言，宋代陈造《布谷吟》题注中有，“人以布谷为催耕，其声曰脱了破裤。淮农传其言云‘郭嫂

打婆’，浙人解云‘一百八个’。”

明代包汝辑笔记小说《南中纪闻》则说，“方语随地易声，即鸣禽亦然。吴中布谷鸟，鸣必四声，俗所云‘各家播禾’是也，至杭郡又讹为‘札山看火’……至楚地湖北，播谷鸟止二声，辨之仅辨播谷二字，与吴中绝不同矣。”

清代陆以诒《冷庐杂识·禽言》中有一段文字，“江南春夏之交，有鸟绕村飞鸣，其音若‘家家看火’，又若‘割麦插禾’，江以北则曰‘淮上好过’，山左人名之曰‘短募把锄’，常山道中又称之为‘沙塘卖裹’，实同一鸟也……”

杭州人把布谷的叫声听作为“札山看火”，恰逢“此鸟蚕月盛鸣，杭民育蚕就茧，必炽火蚕山下，故讹指为‘札山看火’耳”。

所以，作为杭州人的陆以诒解释说：“吾乡蚕事方兴，闻此鸟声，以为‘札山看火’。待蚕事毕，则以为‘家家好过’，盖不待异地，而其音且因时变异矣。”

布谷声声里，有俗世生活。天地之音，是一曲老旋律，只是不同地方的

人，用自己的生活和方言填词。一个地方的人，在自己的屋檐下，树荫深处，不同的居住环境，听布谷的啼鸣，感受不同，也就听出了不同的意韵。

布谷啼叫时，必见农人扛锄头，伫立风中旷野。人在天际线，布谷鸟鸣是其背景音乐。

朋友写桑田农耕之事，说他老家的布谷鸟，叫的是“麦黄草枯、麦黄草枯”，麦子熟了，其茎老黄，麦草脱去水分，渐渐枯了，农人就头戴草帽，手执镰刀，下田割麦，人往后退，麦子倒了一大片，这时候，有一只大鸟的影子在头顶盘旋，它是孤独的，天空的隐者，孤独啼鸣，孤单地飞，麦子收罢，然后不见。

一个人在暗夜，躺在床上听到布谷啼鸣，会感到日子过得好快，似流水，窗外风凉如薄荷，岁月静好。

我所在的城，以前是农耕小城，四周乡野，麦田簇拥城池。没有哪一个角度，能比一只布谷从小城上空飞过更为精妙。一座黎明中的微亮之城，天青色里，布谷从高空俯瞰城池，绿水、繁树、民宅、人影，全在它的叫声

播散范围之中，它翅膀抖一抖，便滑到城外去了。

城有谷物的清香，雨水顺着一棵老槐树在淌，黝黑的树干湿漉漉的，有一个小孩在低矮木椽窗口探头探脑，忽闻布谷之声划破长空，一座城池，在这样急促的啼鸣中了无睡意，声腔雅韵，有吴语兼淮调之亲切。

有一年，从厦门坐绿皮车往武夷山，过了沙县，在一小站暂停，站在月台上呼吸新鲜空气，一股山野气息扑面而来，烟雨迷蒙中，夹杂一两声短而急促的布谷啼鸣，若隐若无，不知道有没有一两句闽人方言？

我少时曾写过一篇《布谷鸟》，那时19岁，抬头循鸟鸣，不谙人间事，其言幼稚，其情娇娇，恍若云端远去的布谷，其中的字句，忽然记起，粲然一笑。

初夏午后，农人小睡。或许，布谷的啼鸣，本无玄意，亦无方言，是一个人，或一群人，听出了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。

一只鸟，为一个地方，一片麦田代言。

新书架 □

《马男波杰克幕后艺术集》：风靡全球的秘密

❁ 春眼秋手

你知道马男波杰克吗？对，就是那匹在全世界掀起一股“马风”的动漫角色。那位长着马头的过气男明星，那个看上去有点丧丧的，却奇迹般能治愈你的小马哥。即便不看动漫，你也一定在微博、朋友圈、QQ表情，某某人头像上，看到过这只西装革履的红鬃烈马，或者拜读过他一针见血智慧犀利、一语道破世态炎凉的马氏语录。

2014年，《马男波杰克》第1季正式上映，几乎立即就成了“黑色幽默”动画的殿堂级作品。迄今为止，该动画已推出5季，不但没有马失前蹄，反而越来越一马当先，豆瓣每季平均分数罕见的高达9.4分。2017年起，马男以一年一奖的速度，接连

斩获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、美国编剧工会奖、美国第46届动画安妮奖等众多奖项。更加速了风靡世界、席卷网络的“马男”风潮。这意味着，你用过的表情包和毒鸡汤，正在被全世界拿来刷屏。

究竟是什么特质，让马男波杰克跨越了种族与文化，成了叫好又叫座的经典形象呢？动画只是冰山一角，这本书才是马男波杰克的完整世界。作为官方揭秘图书，《马男波杰克幕后艺术集》看点数不胜数。无论你是马男迷、美剧迷、动漫迷，还是动画制作专业人士、时尚艺术设计爱好者，喜欢有趣事物的大众还是爱好独特另类的小众，都能从中有有所斩获。

百姓记事 □

棟花开 烟火浓

❁ 侯利明

的香缤纷起来。

时间久了就替她不平，生意做得好一个人自然忙不过来，却从未见她 的夫过来招呼，哪怕是华灯璀璨收摊时分，也不见他来与她拖着沉重的烧饼炉子一起归家。往往天黑下来，我总有些担忧，跑到厨房窗前望过去，她的烧饼盘里总留了两个，即便有晚归的人出一倍的价钱买，她也只是笑着说些什么，摇着头。话语从她嘴里说出来，似棟花飘落，簌簌的，轻到无痕。春天就要过完了，才意外地见她黑瘦的夫一拐一拐过来帮忙。有人说他家境还算过得去，小时打错了针落下腿瘸的病，好在有木匠的手艺，前些年到她乡下的家里做家具，两人得以缔结姻缘。

不晓得是他怎样的光亮，赢得了她的青睐，只见他们的小日子过得温馨甜蜜。如今木匠手艺吃香，

夫不许妇劳累贴补家用，她不甘每天看孩子无聊，几次三番商妥就摆 了个烧饼摊。将要开张时夫接到一宗大活儿，要到远处去，让她他安心去做，自个儿操持起烧饼摊。转眼，棟花落了满地，夏天就要来了，她的夫也回了家。后来才听说，夫妇就住在楼下的底层小院里，每年棟树开花，花香满盈，隔着墙在家里烙烧饼的妇就想，若在棟树花下烙烧饼，那饼的味道自会不同。她是个勤劳的妇，烙的一手好饼，亦不愿辜负一年又一年的棟树花开。

棟树花开，烧饼香甜，是我们这方人托了棟树的福泽，从而享受到 妇的真诚奉献。抑或是棟树花开，才使我们这些凡俗中的人们，熏修涤荡出纯净清香的心灵，从而懂得感恩惜福。然而，发生了令人不屑的事。有六十左右的老汉推了三轮

车来，有些强行霸占的意味，挤在棟树下，从车上拎下一袋一袋的菜开始拓展版图。妇也不恼，依旧笑一笑，轻轻将烧饼摊儿挪了挪，尽量让出地方来。每次买烧饼，老汉的菜再新鲜我也忍住不瞧，宁愿到别的摊位上去，可妇每次的第一炉烧饼出炉，总要捧了焦黄酥脆的两个饼送到老汉手里，容不得他谦让。

老汉小心地拿出袋子将饼装了起来，依旧大着嗓门吆喝：“土豆，土豆，新挖的土豆十二斤只要十块了！”两个做邻居的生意都不错，赢来的口碑不同，大约是棟花的香令人放下了斤斤计较的习惯，不与老人讲价钱买走的菜到了别处一问才知道买了亏。原本十元能买一袋十五斤的土豆，到了老汉这里就无故昂贵起来，妇悄悄讲给我听，老汉的老伴早逝，儿子又离了婚不务正业，可怜家里正在上学的娃全靠爷爷的微薄收入。我的不屑尴尬地停在眼眸之间，羞愧轰然跳跃脸颊，同情往下进入到内心深处。

棟花只在春时开，余韵无尽飘四季。路过棟树下 的时候，我总不由仰望一望，仿佛望进铺天盖地的紫色里，那色香浓郁的灵魂中去。

连载

“枪，是战士的第二生命。同志们一定要好好地用它消灭敌人！”胡队长说。

“爹！”丹红喊一声。

胡队长降了声调，说：“妮儿啊，你还用你的枪！爹想着你呢，给，这是二十发子弹！”胡队长说着，从兜里掏出一把散弹递给女儿。

石梁看胡队长给村里发了三支枪，用胳膊肘碰一下二小：“二小，咱也要支枪呗！”

二小看胡叔叔一眼，没有吭声。

“就是，咱也应该要一支！”田贵走上 来。

二小摇摇头，说：“我给胡叔叔说好了，等我缴获了机枪，自会给咱一支步枪的！”

“机枪？歪把子算不算机枪？”田贵又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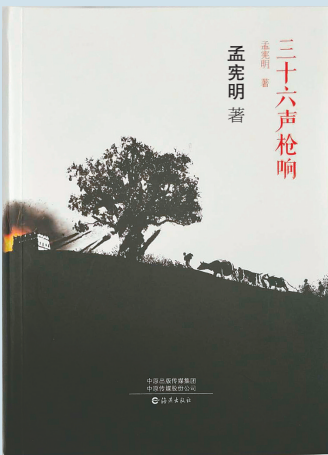
二小说：“当然算了！”

孩子们一听，连忙跑到小傅跟前，争着看他的歪把子。田贵不小心把刘明理 的条篮子踢翻了，几个地雷滚出来。

“哎哎，慢点儿。弄坏了！”刘明理喊。

孩子们都站住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“你们的地雷都在篮子里扯着？”



胡队长问。

魏兰英说：“不放在篮子里放在哪儿呀？衣兜里又装不下！”

女人们笑起来。

刘明理收起地雷：“这家伙真管用，昨天把鬼子的‘小汽车’炸翻好几辆！”

小傅和胡队长都笑起来。

丹红连忙纠正：“大婶，不是‘小汽车’，是摩托车！”

“摩托车？摩托车是啥车呀？”刘明理说，“‘摩托’，一听这名词就知道是坏人用的东西！”

众人又笑。

胡队长伸出手：“老高，游击队马上集结，开往野狼沟一带。上级发现，鬼子有进攻八路军野战医院的意图。注意情报联络啊！”

高峰山握住胡队长的手，说：“保重！”

胡队长又伸出手，和魏兰英、刘明理握手道别。

“爹！”丹红走上前。

胡正强抓住丹红的手，看着女儿：“妮儿啊，和乡亲们一起，注意隐蔽！游击队是不会走远的！”

“你也要注意爹！”丹红说。

“放心！”

“胡叔叔！”二小喊。

“对，还有我们的团长呢！”胡队长拍着二小的头，说，“二小，别忘了你的口号！”

二小笑了，说：“忘不了。我还会给你送情报的！”

“再见，乡亲们！”胡队长和小傅、小沈往旁边的一条路走去。

“爹！爹！”丹红喊着。

爹说着要把钱还给他，被他拦住，他说：“我没事，你不用操我的心。我二哥她一直不找媳妇，得抓紧想办法，找个离婚茬也中啊。”

说起二哥的事，爹叹了口气，“我都急死了。他别筋头，从云南贵州买个他不要。说又不合适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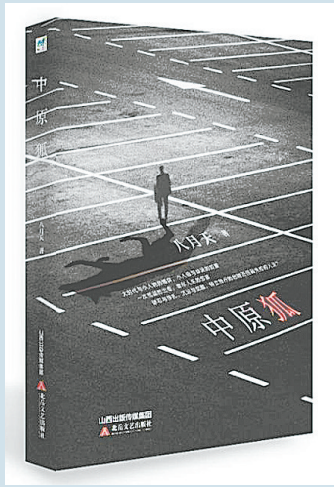
宋书恩摇摇头，“这事还真不能急，回来我也操操心，也给金玲说说，不能光想着咱家这一块，总会有合适的。”

出殡前一天下午，棺材被移到大街上搭好的灵棚里，喇叭班早早地过来，做好准备，一有人来吊丧就吹起来。

半下午，鞭炮声、火铳声、喇叭声便响起来。对于葬礼，宋书恩既陌生又熟悉，二十多年前娘的那场葬礼，被孝子的衣服和以白色为主的色调激活。不同的是，娘的葬礼简单而冷清，爷爷的葬礼隆重而盛大。

宋书恩与所有的孝子一样守在灵棚下，他们都穿着宽大的孝衣，头上扎着白布。宋书恩要守通宵。

深夜里，他没没有一点睡意，坐在麦秸上，盯着灵前的供桌发呆。这些色泽光鲜的贡



品，爷爷在另一个世界能享用吗？还有那一对金童玉女，他们能为爷爷服务吗？还有纸扎的别墅、轿车、彩电，这些爷爷生前都没有的东西，到了另一个世界就可以拥有了吗？宋书恩胡思乱想着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：等来年的清明节，一定得给娘的坟前立块碑，也焚烧些别墅、彩电之类的现代家具，再放场电影，纪念一下。娘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好吗？她会惦记自己的孩子

吗？想起娘，宋书恩潸然泪下，悲伤不能自己。

32

进了报社，宋书恩感觉格外的舒展。与企业烦琐的事务比起来，要单一得多，简单得多。虽然天天采访、写稿子，紧张得不亦乐乎，但干得舒心，一点也不感觉累。他好像吃了补药，有用不完的精力，充满了朝气和激情。

三个月的试用期轻松过关。宋书恩进入角色很快，他私下里一边下劲学习新闻理论，一边在工作中虚心向老同志请教。同时，业余时间参加中文本科的自学考试，为自己充电。交际方面，他在企业的经验帮了他很大忙，无论什么人，他都能不卑不亢地去采访。业务方面，坚实的写作功底让他游刃有余。

稳定下来，他开始在文学上投入一些时间。没有活动和写稿任务的晚上，他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看一个多小时的文学书籍。睡觉前，摊开日记本把一天所做的主要事情记下来。有时候也会写一篇散文或一首诗。他下一步还准备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，书名都想好了，叫《潇洒年华》。